

样
湖
文
集

梓湖文集卷第十一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南屏山齋記

山齋基山而構甚高爽齋前有花後有竹蒼苔雜草侵蝕及戶側未嘗治也藏書不多六籍子史略具此吾山齋之大略也吾讀書是齋有年矣或晴朝晦晝午風夜月光景氣候與吾意相感發吾乃高歌長嘯慨馬以思古人之風而若有所遇者焉豈非吾是齋之足樂者乎南屏山名也違余家半里許嘉其名取以名齋又以自號云

移蘭記

蘭采之臨湘山中者盆莖之齋之前方春新葉不敷舊青減色或言種蒔之術疏然也余故弗知環視而嬉忽悟茲蘭之意曰是盆者拘拘孰若轉我於深林大山之間得吾

宜而暢吾委乎乃移而致之後山之陰竹樹之林既培既
灑趨生若喜遂再拜而祝之曰蘭之生兮湘山之幽供益
藝而弗欣兮不與眾品而爲儔嗟蘭之昌兮宜爲國香願
樂茲土之無央兮美人兮其不爾忘

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鄔
集非有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無巖竇
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
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
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
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
畫壁閒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
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

北則雲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借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爾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敞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廡傭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開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俯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

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願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志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北莊記

言北以有南也吾家先世聚族之居在此莊南五里吾自童子至於白首居焉今六十之年乃移於此曰北莊者從舊居名之爲相繫屬云爾近時吾家子姓多出別居自吾諸親姪諸孫輩已別有數所雖相去皆不過數里然往時朝夕室中相語也今或累月乃一見其可無感乎故余名此莊之前堂曰睦親所以示子孫不忘同室之義而其後堂曰省業所以使各思職事無任逸諺也東堂曰樂生老人之所佚休也東之前爲祀堂舊居故有親祠歲自春秋

祭享外時節朔望必謁奠焉。今以遠弗能數，就鄉俗例於居堂上設神龕甚褻，非所宜。故特營之地，居中遠不潔也。稍狹亦便事也。傍而東爲書塾，曰尙論之齋。吾頗以文章交天下士，而外出之日常少。今且老未廢誦讀，時妄有論說於古人，取孟子之言云也。又其前爲客堂，曰淡齋。凡姻戚知識之來辱於吾家者，皆願相與爲君子之淡交。亦久長之道也。屋後列爲廚竈之室，周傍爲偏廈，外爲都牆，牛宮豕柵廩廩，確舍之屬，略具其中。凡爲屋皆闢齋而疏窗，以取明潔。牆用土埴，倍陶埴，取省費，可便營多間也。噫，吾家荷先世之澤，俾我子孫治田讀書，不至一朝廢墜而遭罹兵亂，故廬焚蕩六七年來，出逃徙之餘，稍更葺舊基，今以處姪煊而營此莊，以處吾長男，念謀實任其勞而煊與共其財費焉，非易事也。嗚呼，我子孫尙克敬慎長世於此。

哉同治甲子十二月

樊圃記

樊圃吾圃也吾北莊新宅之西偏有隙地甚廣因圃之雜植桂梧桃李梅栗其中而瓜豆之畦居大半焉客有觀宅者至圃所指之曰是宜爲亭且多蓺花余然之雖未卽辦計欲終就之矣一日在圃見家僮穫豆滿筐而吾妻方命益治新畦將布薯蕷余乃翻然曰善乎此之爲圃也吾其不亭以花矣乃署於圃垣之門曰樊圃客有問者曰詩有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子之圃則旣垣矣而何以云余笑曰此用論語樊遲事爾樊遲請學稼圃夫子斥爲小人夫稼圃者生人之本務宜賢人隱者之可託而爲也而以謂小人何哉蓋衰周之世士與農猶分士家有田皆在國中郭外多不自耕而賦人耕之以爲祿樊遲於魯嘗以戎右

借冉子於清之戰其家當有官祿矣是時魯之政壞賦煩
民多流徙樊氏之田不治故欲自學善術爲之而夫子譏
其不能致人而自役故謂小人猶細民爾今之士農常不
世而多田者食於佃猶古祿者之似余莊之田幸人爲耕
之愈於樊氏吾雖嘗宦爲文學而退儕於細人圃在居側
而爲者又僮指之力也吾將以樂而老焉往問長老言昔
吾先大父家旣富猶手助傭之糞圃者曰將食於是而憚
不潔耶吾先君子旣舍所貸穀萬石於里且老無事日行
治圃間吾業師秦石畬先生歎之曰孰能散萬金手一鉏
者人如其遠矣乎余旣未能負荷先世之勤又無分毫
利益人之事幸脫當世之禍亂且新大其居矣若又亭以
花將廢食毛之士以蕩於而心侈於而家吾不敢不戒故
名吾圃以附於樊氏之徒人其不以鄙我也

遊大雲山記

本十一

四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眾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游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一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

仁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
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
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
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
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
四十不啻馬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
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日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
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日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
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馬
遂陟乎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
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鶴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
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
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峰之勝者卓筆如

筆青笠如笠攢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百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蝨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勝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

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
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道光壬
寅冬十月

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
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
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
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之變厭故而卽新
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
觀之樂乃其侈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
已而窮欄卑字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
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林自其少
壯時卽有灑然之志不爲祿利學家計粗足卽不訾問亦

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借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浸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憫然相爲歎息間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三十里復造余山館觀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暴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於

左盼連峰右矚大湖氣象闊遠吾坐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讀盍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記之以文吾日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淵碩人之寬言其人心之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壽子爲寬樂叟而題子居爲寬樂之廬叟喜而受之余今居煨未能卽復願以與叟相視爲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煨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於君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寬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寓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澗湖者水反入爲澗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澗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間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

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廓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世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

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頗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同治三年甲子歲夏五月。

九江樓記

禹貢九江自宋以來。儒者始說爲洞庭。後皆以爲莫易。按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山經之言神怪難可信。究而九江之爲洞庭。審矣。惟經說家所指。數沅澧辰澌西澧資湘爲九者。未可定據。蓋洞庭。

所納之木以沅湘二流爲大其上流合川甚多無宜別擇爲九所謂九者當以湖旁近大小諸水口如沅湘資澧外以水經及注所稱名驗之今臨湖始合之水若油若滂若澹若汨若微計爲九自足是水夏秋漲爲一湖冬春派別各見而江自江陵百里洲分流入湖酈道元所謂枚迴洲江水自此分爲南北江者故九水通得江稱余頗疑禹導江時實冒因此分江益疏治之以洩江之怒壅而下達於巴陵以合江之經流故經文紀其績曰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也君山當岳州府治之西南尋其地脈實西自枝江公安石首華容而來山屢斷爲平地江湖輒通流及華容之斷至此遠矣突起爲巒阜盤回周十里許迫沅湘之會而止而九江皆聚流其前江之經流卽在其後經所謂東陵豈卽此山未可知也此山攬納洞庭

一湖四面臨之其浩渺雄壯之觀以視郡治岳陽更爲過之故今爲樓於此題曰九江宜也昔宋范文正公爲郡守滕子京記岳陽樓具言登臨景物接於人而生悲喜者而終之以古仁人之用心其言大矣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正平生之志也以子京謫宦將有不自聊而放浪湖山間者因爲言之而至今來遊岳陽苟爲有心之人者未嘗不以文正之言興動其懷念雖由古賢風流之感亦湖山之地自有以發之然則至乎君山而登茲九江之樓者宜謂何也余從弟退菴平生讀書不預試場獨好爲濟人事世推其豪近又十年出入戎旅間志意闊略久不獲申將寄適茲山卽崇勝佛寺廢基而創斯樓退菴今世之有憂者而將以樂於是其接於朝夕之臨覽而無以悲喜移易其心者又宜如何也同治元年五月

君山芝龜記

君山古名洞庭之山。洞庭本山名也。後乃以名湖。余嘗疑洞庭云者。豈果有仙靈洞府之居在其中耶。然吳中震澤之山亦名洞庭。古又傳有巴陵地道自此山。有穴潛通之。語尤奇怪。而山經言此山帝之二女居之。其爲異固久矣。考之唐世詩文。所稱洞庭隱居者。按其地皆當在君山。而志稱山有三十六亭。其爲遊觀之盛如此。蓋自近代漸以荒落。余所見寺廟數所。皆頽宇僅存。頃年又燬於兵火。土人侵暴竹樹。至間斑竹之叢。無有也。今天子肇元同治之年。春正月。余弟退菴始以鹿角敦善救生之局。分置於山。乃構堂樓於崇勝寺之後。以奉湘君湘夫人。始命工闢草。則獲芝一本。大如飯盃。色深紫而光莖。削以堅。其日又掘得一龜。按其骨狀可開合。爲爾雅攝龜者。以告余。余乃

始驚嗟而稱曰茲山之當爲靈館道居者其信有以乎夫芝者神仙之所餌而龜以善息而壽亦仙之屬也仙者有無若不可知而芝之與龜他山所不常有而獨產於此可不謂異與抑以斯二物之異君山雖有之亦不日日見而獨并發於今之一日其又以示驗於人者與余請題今所爲屋曰芝館而亭於得龜之所曰息亭蓋古之爲神仙家言者皆有託而逃乎世故之外也漢之留侯功名蓋世而欲從赤松子遊彼豈惑乎生死之故哉以爲雖其功名之盛尙未足身殉之以死也況於區區未遑多道者乎至若商山四老人又遠矣今吾弟十數年來常以世變發憤崎嶇奔走欲爲國家之用殆於死者數矣而所遇輒沮壞無成及今乃欲就休於此雖一切謝絕竟學辟穀其猶古人之意耶神仙呂翁者在唐末本以俠烈名後得道不死

爲仙者宗常往來岳陽湖上歷世傳其蹤跡甚著願近代已絕不復見何哉今芝龜出矣使呂翁猶在者尙當跨鶴而來邀耶

東山別墅記

余新居曰北莊因舊居爲名而郭祥庭者余之姪女之壻也亦爲屋於舊莊前曰東山別墅蓋其舊家去此直北少西三十里而近以水患避來祥庭之父曰東山君讀書不從仕而幕於陝今縣人之遊陝者亟稱之其號東山蓋有意云昔謝安石未出時居東山後嘗樂遊焉而劉華容之居亦曰東山草堂余嘗問人其堂猶存讀李夢陽送公之歌未嘗不神往也余爲聞老人祥庭來與鄰兩家相望一柳塘隄耳余時時釣焉日早飯後行遊而至其家焉吾姪女時提衣而澣焉兒子讀於吾塾者歸而飯焉吾與子樂

矣。而何劉謝之多乎哉。迺爲之詩。詩曰。

子之居兮。在子先廬之東。匪厥考之所構兮。曰平生之願。從東山兮。東山楊柳兮。和風子之名。則爲熊兮。當有麒麟兮。來夢。

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十數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

望今差一夕爾。余願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鐙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滄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嘴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嘴。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旣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

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
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循山以歸明日記

定香室記

湘中山故多產蘭山中人以其常有也不能奇重之余來
淨居假一室灑埽頗潔而惜其無花以娛主僧告曰山有
蘭余喜與僧偕覓之不得有老僧知其處而往得之且盈
十本乃皆以瓦盆莖之供室中皆滿而名其室曰定香之
室余嘗聞佛之爲說有所謂定者余未能通曉其旨願以
爲蘭之爲香與諸草木異者其香幽以遠微而不可執恆
使靜者聞之穆然有神明之意也豈非以其定耶香浮氣
也雖有浮而若無動者其本固不同也余以是識之儻可
謂佛者機耶今之室固佛者之室也而余老且讀書於此
猶欲斂闕其氣時有發聞如與靜者期之如蘭也者而豈

果佛之說哉蓋辨物名者曰蘭有山澤草木之不同今非古所謂蘭者而今之云蘭又有一花數花之異乃其形類而香同者皆蘭之屬也可無辨僧又曰此蘭中有四時花者葉尤狹而長者是其種余又異之淨居北去余家百里其山以寺名曰寺洞平江之西境余以兵警常避家洞中江氏因來此寺云咸豐六年三月既望

半舫齋記

長沙城中地惟巡撫察院接連貢舉院後牆外最爲寬曠其地皆菜圃往往有方塘以灌而察院牆內樹木彌望菜圃左右居人茅瓦屋錯列各家簷宇外亦多有楊柳雜花樹禽鳥飛鳴往來幾與山中不異余家巴陵遭寇焚其廬居挈妻子避旅鄰縣百里間又數數警徙而長沙自壬子完守連數歲賊近不敢犯余於去丙辰歲冬遂來假寓西

城今年二月乃就此菜園稅宅宅非甚大而地有餘規制亦雅潔故陳氏之居也而右牆外偏厦爲書室廣一深三板壁間之上下皆以板其偏鄰菜家籬亦以板壁列置窗格如舟船之中窗而獨有其一面余題之曰半舫之齋肖其狀也昔歐陽子在夷陵有畫舫齋記之文其言江湖經歷之險與順風恬波舟行之適皆以寓其遇也而又言其所取於舫以名齋之意不過以其形似主爲宴嬉而已若余之取於舫又有不得同者余旣窮賤老鄉里無四方之役於舟行之險與適宜皆無事而宴嬉又非力所及顧被亂奔徙數年而今又且棲於此其清狀危苦顛倒若舟行遇風叫號戰掉於巨浪之中望一灣碕間有眾船泊止者得趨而至焉已乃沽酒息驚以須臾得免爲大幸而明日之行又未敢知也且余嘗見附舟行者按日計水程所當

至舟者必亟止之曰行船莫算也夫舟者慮風水而忌神明故云爾然斯言也凡有行皆當然獨舟也耶故知舟者之言可與知命矣余以是爲半舫齋記咸豐丁巳春二月既望

謁三忠祠記

所感於古名賢之遺跡一亭臺館宇之細未嘗不以興無窮之思而於祠廟爲甚至若忠臣義士身捍大患以死者則其地往往有祠雖及數十世孰不竦然瞻禮其下見其氣烈之存也而況於昨日之事今日之人而已有若是者乎而況於身所嘗親接其人或嘗左右其事者乎其悲以感宜何如也余居長沙北城楊子芋菴湯子子惠高子旭堂並與余居相邇一日偕玩春霽行遊乎塘圃之地遂造三忠祠謁焉祠新建以祀湖南提督蒙古忠武公塔齊布

安徽巡撫寶慶江忠烈公忠源二品銜浙江甯紹台道湘鄉羅忠節公澤南江公殉廬州塔公歿於九江軍中羅公戰武昌以死皆此前數年中事 朝廷念其功 賜諡建祠而塔公甲寅湘潭之捷賊以不復南南軍以大振江羅二公皆起鄉軍勦賊著聲績天下故並祀於此祠並爲三堂塔公江公羅公自左而右前爲大廳門廡宏壯地敞以潔外有方塘木柵圍之祠左旁爲官吏修祀休息之所亦頗雅飭以縱觀者市里負販之人皆知忠臣之報之速且盛莫不瞻仰歎息而余四人者楊子嘗佐江公王子長沙戰守高子亦在焉又與羅公爲舊湯子前客曾侍郎軍幕亦與三公相聞識余嘗一謁塔公於軍羅公所嘗與遊獨恨未接江公而於知交間慕之最蚤三公之始末皆纒及數年雖不幸未竟其討賊之志而死死爲天下痛 朝

廷加卹逾常例又廟食隆重如此三公爲不亡矣而余等尚相與栖皇四顧而皆未知其身之所止也各默爾不能
有言而去旣久余乃記之

劉氏義穀記

惟不沒於利者而後能利於人也士苟有志閭閻無待富貴隨其所遇遠近大小多寡稱吾力之所至而皆有利於人必不以家貧不足爲解也劉甥平湘自其少時卽有仁其族人之願中歲兄弟三人分產以居平湘不善爲謀家稍落矣迺悵然念曰吾有所嗣父母而吾受其成貲不一有述焉何以爲人子乎迺集族之長老告之纔出穀五十石付之俾司其貸收歲儲其贏開二歲則百石矣益之五十石又二歲迺三百矣益之數如前於是及乎四百乃以施族之鰥寡與其下貧者婚喪之不舉者稍資之又數歲

會之除其已費者猶八百石於是議生童赴試之贈與其
試捷之資今且千有餘石矣余義其事欲爲文而記之甥
弗敢也今乃卒爲之古之君子之利於天下也必先其近
者故始自其族而後以及人族且弗逮鄰何望焉况其遠
者乎其得爲一官宰一邑爲其民興利殫其式冀垂諸久
遠而天下慕爲之故有常平有義倉有社倉亦若是已矣
假如平湘少時稍顧慮其家之不贍則是穀不可得而積
也毅然爲之穀贏矣而家亦未遂竟落也故吾願世之效
爲之假如一縣爲之則一縣無飢人矣天下爲之則天下
無飢人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井田之不復而民之貧富懸
不有君子其孰與收族而生民哉同治八年冬十月

劉平湘好善人也出繼家分而奉母甚孝視食飲衣被

必周三妹適人皆家貧爲息錢時給之兄喪盡哀族有請者必往與平處無爭人乞者至門速與飯不以稽久里有公務不辭任其勞者喪本生母廬墓下三年不茹葷多識治急方時以語人善呪水以治骨節傷損至不飲人一茶其爲人也如此因記義穀事附識之

浩然樓記

蘊乎鹿角之巔而盡洞庭之觀者浩然樓也初余從弟退菴作堂敦善於茲集事四十許年登覽之娛未暇以爲劉君漢秋捨家輔義睇茲渺瀰崇而有之度地半弓取勢千里梓湖逸叟欣然登斯就爲之名以張卓爾君子曰岳陽樓也巋然此邦舊矣希文子京之志事旦暮遇之雖然得無不廉於取乎蓋君子之於物也無所累而已浩然者其中也則亦莫非浩然者而况乎其地之有也洞庭漫漫四

無際也。大波軒天風，猛厲也。彼嗟者，子胡然戲也。呼號禱求，莫之致也。有彼岸焉，如其意也。援而上之，生我賜也。收其裝載，無失一也。斯樓之觀，非面勢也。睇彼漁舟，無怠棄也。出死入生，生吾義也。灑然在衷，天之意也。於是引客置酒，爲浩然之歌。山爲鹿兮，犄爲馬。洞庭波兮，不可下。公無渡河。公渡河，萬石之湖兮，泊斯。駕朝武漢兮，暮湘潭。此樓中立，何眈眈。陽侯虐兮，風伯怒。湘君來兮，亦何有。慈爲航兮，普爲渡。蛟室龍堆，毀其舊。客再拜謝生，我恩客生有命。非等閒，主人有言，謙不足，我盡我心。公莫錄生涯，到處浮復浮。江湖天地一扁舟，浩然上下與同流。樓乎萬歲而千秋。

山陰尉職思居記

古周官一書官各言其職，掌自六官長貳以及百有司之

細其位自卿上中下大夫以及三等之士貴賤大小佚勞
難易各殊其於分職任官一也官各勤其職以自效於上
慎思而無越亦無弗盡所以合而成盛王之治而垂爲後
王之典法故周官曰周禮云今之設官其品有九凡爲等
差十八而尤卑者縣有典史舊稱尉者乃居流外不預等
列其職主佐縣捕盜管獄非才智端謹之士亦莫能勝之
官雖微而其居廨常在縣側與令比密常得請藉其事所
處縣士民視之固官也而又易近或不得於令則唯尉之
屬故尉之任反劇於丞簿士之略於就官者亦不恥爲之
至其驚財利不自愛惜則專媚於令甚且暱其門子私人
以自取重於外其職之獄與盜亦不暇詳也余以遊至山
陰吾邑人李君儀甫適尉於此儀甫之甥謝編修磨伯余
宿友故余徑主儀甫儀甫亦極喜重余是時兵後廨署盡

毀修復之塗工未畢而余至處余其前西軒敞潔處暇與
行視廳室謂余此前堂舊扁大雅其來久仍之弗敢當也
欲自扁後室爲職思之居子以爲何如余旣粗悉儀甫之
所以爲尉者於是竊歎儀甫之志雖以盡居天下之官可
也獨尉乎哉請言其一事先是同治四年夏五月山陰大
雨彌旬三江開壅水暴漲沒民田比退禾盡壞須更插上
虞民多蒔秧以待山陰買秧者成市猾者牙之緡錢至萬
君聞亟告令曰民此時尙容儉紉耶令委君驗取君至立
禁斷之而以其人來謂令當重治無縱而以其錢畀諸紳
士令募通三江爲後備令弗從而罷嗟夫此非君職之所
及徒以見聞不忍於民而能爲思而善謀之如此其於尉
也何有願君雖才任治民素習公法憚越職有投狀弗受
委事不求請郡守至特簡屬之而君尤以其職盜獄兵

後多盜發有非君力所及禁者欲亟自解去山陰尉於缺
次稱美人爭欲爲之而君居之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賢也
君所處余西軒者方擬植梅以梅目軒因以自號漢梅福
嘗尉南昌後隱去人傳爲仙今人習稱以豔尉山陰有梅
里則福之隱所也同治七年夏五月

蒲圻西門外劉公亭記

湘鄉劉蓉孟容手授余以曾少司馬所爲君弟季霞銘墓
之文曰吾弟以戰死蒲圻西門外事實具銘文而吾弟死
後有相知令蒲圻者李君封土其戰處而亭其上人呼曰
劉公亭子幸爲記之吾將以藏於家以示子孫敏樹旣得
讀曾公之文壯季霞之烈而頗未知孟容欲爲記亭事之
意蓋以孟容之賢與曾公共起軍其鄉以逐誅悍賊聲名
動天下季霞其親弟有死事之烈而又重之以曾公親所

表暴之文章其光灼後代何疑而何取於他人之言若以
 亭事宜爲戰地之志則宜張之於彼而何爲其家吾思之
 矣孟容豈非深痛其弟而亭之事不忍以無傳又不欲苟
 以爲名於一時者與夫忠孝奇偉之行近者之可驚猶未
 若遠者之可思而慕也使季霞之烈既久且遠而人多能
 追而道之因推論吾湘人今日父兄子弟相與勉厲憤慨
 之意湘之儒生秀民皆有義勇能戰鬪趨死而無悔也雖
 亭或壞封土或夷猶當想象彷彿其處發志士之悲季霞
 之烈不當炳炳於無窮耶惜乎吾之爲文未能與曾公相
 上下也始孟容從曾公季霞侍父其家其死戰也以往問
 孟容南康而道值孟容與羅忠節公引軍來攻賊蒲圻季
 霞隨兄後督戰戰方亟我軍小卻季霞見賊將乘我卽棄
 所乘馬步帥卒趨之手槍斃兩賊亦中賊伏槍仆地而軍

遂堅闕死傷連屬益進不止卒大破賊火其柵拔蒲圻城
季霞昇還營中其夕死事在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曾公銘季霞稱其人循循子弟之行遇人渾渾愔愔然及
戰陣乃能如是孟容亦爲余言季霞神靜而識明其才已
所不及也嗟夫季霞之死可痛可壯而又其才可惜不得
使用吾楚師竟其功於天下也季霞名蕃以死事得追贈
知縣死時年二十有五

胥氏祠堂記

胥氏自晉胥臣曰季名春秋其後有甲父當趙盾時放於
衛克嗣立至童佐厲公誅強卿以亡其宗蓋晉之公族也
自後無聞達者趙宋時偃居湖南爲大官與歐陽公爲親
今湘陰巴陵獨多胥氏蓋自此也聞胥氏亦自江西來明
時文相進士有文學作君山記知柳州孫焯舉人知縣鄱

陽又有葉者亦榜人皆不知何胥也而以爲出自谷泉高之祖有胥明與二者皆近胥余先大母胥高人也先君子言文相實居郡城特夫秀才二孫也亦言麻塘胥氏數漁戶耳而譜牒甚明胥戶部墓在其里明世宦者多城居則郡城審矣往時城中猶有其人惟吾里之胥特爲巨族冠巾者實多舊有譜未能祠嘉慶時高之孫步瀛者與族人少集錢積之歷歲祠成將入主特夫謂其族晴川曰吾氏幸非劉李滋他族此皆宗也雖然祖不可以二請以高祖谷泉而吾二也與明也非高親昆弟也分於下不可而合於上未宜請以高祖谷泉二明並高其上各虛二主於是乃定族以大和請其文於余三年矣余世姻又新鄰也承先人教言不可諛祠與自江西宋時最多名人家集藏祠中今江西書賈爲盛文相能文宜有集而無傳焉殆未有

祠故也。後有賢者必藏所著書祠中。則代書春秋矣。

湘鄉黃氏訓真塾記

以君子之心爲儒者之學。則可以升於此堂。入於此室矣。初黃氏自醴陵遷家鎮遠。考察察府君始成塾以教其子。孫爲言曰。立志爲名儒云者。書而懸諸楹。及寢疾。顧諸孫而告之曰。名非訓也。得無非其真乎。乃更以真之一字於後。子壽編修遷宅湘鄉。復其塾。扁題之曰訓真。敏樹爲之發揮其義曰。論語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而名入於小人矣。今之謂古名儒云者。從後人名之。而非古人之本志也。更之宜哉。世之父兄。孰不以名望其子弟。始入之塾。卽語之以干祿之事。子弟才者。知之。手其業。曰。此可以取諸生舉人成進士。而至大官矣。吾何以幾之乎。父兄且喜之曰。女能。如是。何爲而不可乎。儒之名。莫

尊矣。苟能爲儒。天下之善孰不可有。諸其身而利之。大者皆緣名以致之。世安得有真儒哉。孔門之教。其辨君子小人至詳。非一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他語多類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亦欲其不虛是名而已。子夏之學。宋之儒者稱其篤實。黃氏之子孫。其念之哉。同治八年八月記。

鶴茗堂記

余既考湘靈之宮。因念僧人延客當有茶坐。而茶產君山。名天下。充上貢焉。故客之至者。欲啜茶。君山滋甚。昔之錄茶者。有瀘湖之白鶴翎葉。有白毫茸茸。然故以名山與寺與井後茶廢至。國朝君山始名。雍正間始入貢。真鶴翎品也。而近時僧病茶。最甚。貢斤才十八。而官吏之索數十倍之。不足拘僧而撻之。監造之官親號師爺者。又以供應。

因之若遂不止信必掘茶根而走矣故余名此堂欲使嗜
飲者味茶之美將慮其絕也爲言於守土吏與上官俾僧
止辦貢斤其餘饋獻所須一以實價買之庶幾合浦之珠
再還零陵之乳復出天下後世之嗜茶者皆有清風兩腋
之樂而無渴死不得一啜之憂余之此堂其與有功乎哉
恬園遊記

恬園長沙朱氏之山莊也地名塘坡去會城東北六十餘
里古驛道旁岡嶺回復數轉乃入至則柴關矮屋甫見竹
樹閒遊輿且停客驚而問不意所稱恬園者之在此也朱
氏故有邸居在會城西主人宇恬箬船昆仲豪俊喜賓客
通冠蓋遊邸有心遠樓李申夫方伯所題登之可盡嶽麓
湘江之勝名於是邦矣去歲初夏友人馮君樹堂介余造
焉而又言恬園林館之美春秋花時里親友爲會其閒余

欣然願之主人以菊開期其九月樹堂外出余辭未赴今
春又爲期牡丹三月十四日乃偕郭筠公樗叟龍皞臣張
笠臣曹鏡初往遊天晴風柔雜花香路春郊遠行則已大
樂及門樹堂先在坐少頃主人導客行循步廊入山間上
下坡嶺皆園也時又小雨望烟景甚富軒而憑亭而佇樓
臺而登以臨池渠而曲折以歷無非花樹中者其一館前
張油幕花光照豔則牡丹也晚飲席間客皆揖花而杯酌
之以祝主人皆歡醉宿園中明日尋昨所至及所未至遊
且息遂以逮暮其園之館曰富春樓曰湧翠臺曰皞清軒
曰鏡觀亭曰納月池中亭者曰宛沚屋如舟者曰定舫菊
之圃曰黃中竹之坡曰碧天舊有名及新題者筠公樗叟
皆爲書之明日樹堂以前負就園以酒謝又明日歸蓋觀
遊居處之事爲之山中則可以極意而徧得高曠幽遠之

情願患獨樂而無以公之人人字恬昆弟之志意誠豪矣哉余頃年遊吳越間見兵殘尤甚求所聞向時園林有名者蕩爲荒墟未嘗不歎息疑其有以然而吾湖南習俗樸厚其人幸有氣力自完其疆又能出爲國家平時之難乃今長沙都邑雄富壯觀其人新驚華靡駭駭乎前日淮海之風矣恬園主人雖稱豪願喜爲山中之樂無金玉錦繡優伶歌舞之習樹堂之倡其里會用古蜡社釀飲之法以儉持之庶幾詩人蟋蟀之義余是以願從其遊並記恬園以爲雅道也

君山示遊客

袁中郎記西洞庭山略言天下山之與水常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寂絕人煙竹樹空疏石枯土頽中郎之意欲推吳中洞庭爲海內第一故其說云爾余謂洞庭本山

名也。山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而地志稱巴陵地道以謂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此兩地之山同，以洞庭名殆非尋常所能究竟。今吳中獨以洞庭爲山，而此移之湖，自楚騷之辭則然，亦未可曉。已乃吾觀唐世詩人送人歸洞庭，隱居及所稱洞庭南館，若別業之屬，按其文皆指君山。彼時湖水蓋尚不如今之盛漲。今君山後湖自秋未逮夏初，水落未長，時洲地平闊，廣袤數十里。彼時蓋皆爲稼，畝之壤故棲遁流寓之士多就家，其間舊邑志至有三十六亭，其名具存。則山旁附聚居落，計亦略如今。吳中而勝賞則又過之。蓋自宋元至明，世華容監利益多起，隄垸荆江塞諸口穴，西水大浸山後地，盡爲湖。獨山中閒高地不沒，資山僧寺廟而已，不容居人。故中郎以謂荒寂不若吳洞庭。至云竹樹空疏，石枯土頽，直由諸亭臺廢壞，覺其然。

爾山水之形色窮古今不易其有所會合於人與否亦時爲之也。余從弟退菴以同治初元壬戌之歲始營福園於此。建九江之樓聽濤之閣以臨其面。勢君山之觀。遂越岳樓。呂亭而上之。未知吳洞庭能有是。否若夫以蒼然一島泊浮於煙雲波濤杳冥蕩漭之中。而邱壑窈深洞府之藏久窺之而不可悉。則茲山之自名於天地。非可以古今荒闕長短云也。退菴居此數歲。有當事知其能兵強之復出。而余攜一孫讀書於此。蓋退菴有宿憤而亦不自忍其才。余特幸無才最爲世間人。而前冬喪弟三子。居家不歡。因以來東坡先生有善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余非能爲園樓主人也。而江山風月猶似相待。故推本此山見聞之故。以請諸通人野士之遊者。

始祖公墓道記

我先祖伏一公明初自豫章遷於茲土蓋至今幾五百年子孫十有九傳矣而公之墓所譜稱與妣楊氏合葬中背山一名雙沖口在吾家稍南三里其旁文姓易姓居之蓋公與易爲姻家二世妣則易氏也或遷時與易姓偕來故公夫婦與易之人共兆於此其後易不繁而文族眾又經明末之亂地多移占山閒纍纍皆文氏葬我吳氏子孫雖知公墓在此莫得而指焉康熙四十一年公之十二世與郊者與文姓訟理鄉鄰勸息有兩家合約字據其時國家舊令非品官無許立碑碣故莫能表識而後之拜掃山下者復稀至又久而合約之事亦無知者當先君子世修錄譜牒常以不得公墓山爲憾今年春從弟士邁試令族人語文姓長老曰吾祖墓固在若山吾世傳甚明若族亦宜有聞知者今若族之葬亦夥矣地無可更葬者吾族願

以錢助若共修封此山吾得祖墓所而諸葬者塋域皆得
堅久豈不便乎文姓長老以爲然遂以見許方議所以修
封者而興郊之曾孫昌節忽告於眾曰我舍中故祖遺敝
簾有字一紙似爲此山事者出之則所謂合約者也蓋其
家已數世不識字故莫能言此子略辨山名點畫而適見
之於是族眾咸驚以謂公之明靈所發露矣文姓聞之疑
異盡釋遂更立新約易姓亦附焉刻期集功而我吳氏表
石山下至公之所起冢處終莫能定指也按譜云辛山乙
向以地家羅盤較之獨山之上段葬處爲合士邁又決之
筮占得同人之離其動在五上卦之中且其辭曰先號後
笑事實相符同人得和離象附麗感通惟肖可信奚疑夫
爲人子孫者世守墳墓事之最大不幸以久遂迷其處猶
幸有恍惚願以人情間隔莫得一瞻拜而想像之也豈不

恂乎士邁爲人能勤力講行一切實事近年率族人徧修諸處祖塋而遂獲表始祖公之墓道實吾宗之仁孝也敏樹愧而喜之備書以遺後之人

記夢

丙寅五月十八日晨寢方覺僮入埽除轉側未起有夢紫余自坐一室思觀新書起索於房位西之居余見其在不·知·其·亡·徑·走·書·架·顧·視·端·詳·乃·非·意·取·都·不·抽·緗·旁·有·堆·葉·印·書·未·裝·甫·欲·披·看·已·寤·在·牀·噫·是·何·夢·也·耶·余·錄·存·位·西·之·詩·意·懼·其·遭·亂·殉·難·以·死·而·文·章·散·落·未·傳·也·思·以·寄·訊·於·人·茲·豈·以·告·我·耶·浙·杭·去·吾·此·遠·且·二·千·里·吾·前·爲·夢·友·之·辭·以·巴·陵·地·道·通·吳·言·之·特·寄·爾·豈·其·果·易·至·耶·杭·之·難·以·壬·戌·昨·乙·丑·五·月·壬·秋·乃·以·位·西·之·死·告·我·吾·前·未·審·知·其·死·未·嘗·不·思·念·之·而·不·以·夢·也·知·其·

死且久猶無夢方假爲夢之辭而果夢矣非吾之心思爲之其自來必也天地之間空虛四周惟氣之浩然者配道義而塞之精靈倏見孰知其然君之詩鈔存余手者語言聲狀皆神氣也奚必幽魂之往來乎然則其遺書殆已刊行而長畱於天地亦決矣

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生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速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貫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

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尸足旁叱驅之不動眾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小說家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涕也·沉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梓湖文集卷第十二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釋議

吳子晚而不第歸將謀老會時之亂寇焚其廬彷徨於鄰縣之山中數年未卜所止乃假館僧居以課兒姪抱拾燼之殘書日臥而哦之於時軍警猶亟勇徒趨募而提兵督戰者間多書生故人吳子若弗聞也有客造焉款緒始深乃進曰竊聞先生之高義雖然先生非隱人也何爲而在此其僅以遠害而全其身乎且吾聞之行者必蚤息而舟者有夜行各就其事不可一程先生既老時已多故猶束裝載書旅於上京將以卒成其名也仁者以拯人爲急志士以建功爲首蓋竹帛之所書非若題榜之所取先生宜何居焉不敢遠引以溷先生聞者新甯之江公湘鄉之羅

子始皆筆墨之儒。山藪之族。不忍寇禍之病。國家一日奮起而勳名赫然。江公殞於廬州。羅子蹶於武昌。然皆身都大官。號爲忠義。楚之窮山牧兒。能道之天下。壯其風而憾其死。豈非賢烈與。聞有詩而弔之甚悲。可讀者。先生之作也。而先生獨何以自爲乎。田舍之求。昔雄所嗤。先生且然。鄙人是疑。於是吳子悚興再拜而謝曰。隳矣。客之責於僕者。非常人之論也。僕則安敢自解。抑又不可無言。子將見馬之駿而忘牛之遲乎。覩鷹之疾而欲鵲之擊乎。物有所不同。材有所不能。子何以他人之賢者而欲僕之效耶。浮言相聞。未旣厥實。僕性本鈍拙。乖謬不治。曩者挾其壤。冊以干於有司。顛倒程度。迷惑向背。態顧容而益醜飾。將潔而自塗。是眾人之所易。僕獨眩轉而不得其趨。而况於縱橫奇變。兵家之術。與老而求進意。蓋有私懼里閭之遂。

沒冀竊譽於明時。家有先人薄田。妻子足以供食。書籍雖少。目覽未周。終已不遇。則退自休而已矣。豈非其宜哉。若乃緣世幸階。冒軍書。取速資。僕雖不敏。猶能恥之。今將求幽岨清曠之區。率子孫耕稼其間。以全其生。而究其年。有所寫憂。寓物之歌。子強能聽之。北山有鳥兮。南山之歸羽。翻短小兮。不能高飛。風飄其巢兮。鳥何依。又虞羅兮。繳機。何山之樹兮。翳蔚甘果。食兮不飢。哺我雛兮。人莫我窺。東西飲啄兮。畢身命之輕微。歌既卒。客起辭曰。先生量己者哉。

勵志賦

并序

余年及冠。有志於古之作者。患才不敏。力不强。然勉而學焉。遭先君見棄。懷痛窮天。思爲顯揚。計讀書用力。頗勤。無何。試有司。不利。意有疑焉。道光戊子之歲。游學嶽麓書院。

乃更講求時俗應舉之文斤斤惟恐尺寸之不合有司其

秋復被黜於鄉歸而悔之作賦曰勵志賦曰

思吾生之擇術兮何今是而昨非道茫茫其未見兮學失
時而弗可爲步康莊以馳騁兮懼津濟之易迷岐路隘不
容足兮乃回駕而遵之及吾茲其旋旆兮儻前轍猶可追
羞詭遇以獲禽兮吾以王良爲之師自往歲之奮志兮中
恍恍若有悟望先哲而景行兮笑邯鄲之學步畫獨立以
凝思兮夜夢寐其如晤知薄劣終少成兮意纏綿焉何故
眾雜進以致疑兮余掉頭而弗顧何邈日之改途兮匪人
招而自誤惟先人之永逝兮慘怛摧乎中腸背科舉從所
事兮恐聲名之不揚高余冠而昂首兮綴諸生之末行懷
幽憤遂變計兮曾不忍斯世之短長紛瑰麗以侈態兮更
禮服以新妝卒棄捐靡投悅兮寂默處以增傷入時命固

有合兮孰喜。圓而惡方。徒枉己而無益兮。誰云得失之可償。謀夙夜以無忝兮。宜小宛之四章。昔英雄時未遇兮。感髀肉之既生。彼功業雖不建兮。或數年而可成。矧學業本無窮兮。待何日乎邁。征悔過而復初兮。踐余之舊盟。指千秋與遐契兮。求可寶之令名。愧生我之深恩兮。當自待以不輕。知我者將來就兮。奚奔走而逢迎。作斯賦以勵志兮。置座右以箴銘。

羅懶農哀辭

敏樹前母羅太孺人懶農其昆弟子也。余外家徐氏無親人。獨親羅氏居同邨。朝暮相往來。而懶農年大長於余。尤相愛善。初兄力爲農以就衣食。晚乃自暇學文史。事亦不肯竟。故號曰懶農。老人由余之所爲。兄目也。兄嘗爲小詩。輒工。尤喜誦古人悲哀之文。以極痛爲快。人

有其親戚死而請余代爲之祭辭者兄必求而讀之曰
子之文能爲人致魂魄也嗚呼今余不得哭兄之喪不
得送兄之葬於荒原墟墓之間長號拜辭以盡余哀既
爲短詩數章前致於兄之靈前於葬也復申之此辭

七十有三之年壽不爲少也少孤而壯勞疾又困其老也
平生獨與余親匪姻鄰之相保也號之曰懶農余心之所
寶也昔余少之狂酣文墨徒草草也兄亟從之歌呼悲哀
以爲好也及行交於四方語相溫以貌也還顧兄之頽然
思宿昔而如擣也渺秋山之荒原我兄之歸道也余不得
拜兄之永辭灑泣乎蒼昊也

夢二友辭

咸豐壬子歲旅寓都門從仁和邵郎中位西索讀其詩草
詩篇章頗富格調出入蘇黃間才氣流逸意興高朗余喜

而錄之盈五十首。初余道光甲辰至都有瑞安項君几山者。知余好治古文。有前明歸氏文選錄之本。來借去數日。乃挾位西來。共談歸文語。亦未甚合。及王子余復至位西。則大喜。與往來甚密。時梅先生伯言已歸江南。而吾鄉曾侍郎滌生魁然。盛有聞望。位西意不相下。而余皆與相得。然位西閱余文。許之常不多。或一見輒掉頭曰。未好。而意色相顧。乃甚親。窺其胸中。坦蕩愛人之人也。是年粵西賊踰嶺犯湖南。岳州亂。余家人避徙山中。而余留都下。未歸。其冬賊遂陷岳。破武昌。東下。家書絕。明年癸丑歲。旦余在寓館。孤客亂離之思。至不可聊。位西以家車迎余至其宅。並邀陳梁叔伊。遇羹飲酒。至夜分。仍以車送余歸。蓋歲朝無設。外客者。位西亦以余之有憂而然也。遇羹。位西鄉人。博學士。而梁叔吳門詩人之傑。位西嘗爲長篇贈余。及梁

叔其詩取巴陵洞庭通吳包山爲意甚奇怪可喜讀大抵其於詩文超悟古人神理高處圓妙變動不可捉執至其語道理人事截然尺寸余甚親而畏之其春二月位西以河工奉使山東余買酒餞其行三月余入試禮闈出則南歸而其秋位西以賊渡河被累斥官亦歸浙矣後聞其一至曾公江西軍中未久去初杭州一再陷賊位西以母老先扶避山中既母亡至同治改元壬戌之春杭又陷位西死焉嗚呼余讀位西和人正氣閣之詩其言士之就死不以其生自迷如去雲而見天誠辨之早矣是其一死誠不足驚而亦豈有少憾哉獨余以其於文字友朋相爲性命不能無有悲於余衷也其官部曹充軍機章京刑部持議大獄皆落落有聲跡余未詳悉事實不能爲之傳欲爲詩哭之久未就而往所錄詩五十首者存敝篋中得不虛兵

火因檢出更手寫之不知其舊草無亡失曾刻行否爾遂
作夢二友辭一篇卽用位西贈余詩寓言荒唐之義以梁
叔並之位西名懿辰舉人考取中書旋取充軍機久不第
進士補部官梁叔名克家元和舉人從金陵軍奏官中書
舍人死庚申之難其辭曰

我騎湘山之竹龍絕叫山頂兮虞舜不逢斑斑點點淚兮弔
二妃之靈蹤忽恍惚以夢遊兮入潛穴之旁通初踏黢黢
以迷向兮旋燻聞而發蒙珠芒迸而貝彩兮豈淵靈之所
宮神颺起而躡征兮路匪遙而迅空羲和倏穿其牖戶兮
乃出於吳山縹緲之高峯人民雜犬無所見兮覩一人於
阜東黃鬚記其識面兮癯削玉而豐容噫詩篇以詔我兮
聽酒味之語濃遭金猴之厄歲兮一一告余以所終不敢
弔而乃賀兮仙之人乎何伴侶之相從袖揮余以南轉兮

徑橫梁以濟洪不知其何所兮蔽芾陰其邑封神人冠服
列星兮燦奎文之附躬意色非傲忽不親兮忘疇昔之我
儂豈陰陽之乖別兮曰此境之非同昂青霄以得意兮絕
下土之氛甍攬扶桑以旁拂兮光互互以熊熊初余與有
少緣兮若投火之夜蟲鳥嗚呼而相和兮蓋猶在乎樊籠
二仙揖余已自遠兮弛余鬱糾之凡衷耳大鳴之疾濤兮
驚鼓角於地中悵焉回思不解兮招魂之辭編哉烏可呼
是公

唐子方先生哀辭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 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
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
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頽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
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

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
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
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
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洊陟藩
翰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去蓋以
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
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
昌東下官軍旋入之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
公乃聞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
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
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倚之湖口督撫
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
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

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旨。落。職。仍。委。勦。賊。當。是。時。朝。廷。所。倚。辦。賊。實。惟。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纔。數。十。艘。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馨。賈。交。劾。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

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
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
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旣獲歸
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
師與公子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旣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
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騁皋澣
兮余馬主恩厚兮岷命我投忽摧沮以死兮天也誰尤
旗波靡兮鶴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夢
兮硯實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
兮鞭駟蚪望黔陽兮下鄂渚以來游

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

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閒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

徒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
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
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
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傲耶其又
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樗臺哀辭

吳樗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
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樗臺也樗臺爲人狀貌才氣皆
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樗臺亦厚自負既
屢躡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
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樗臺才實高爲歌
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

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旣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標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羸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眾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翳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甘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

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羅伯宜哀辭

近年余同輩喪子者幾人皆頗有才爲世惜而能致光榮於其父母者羅伯宜也初伯宜能文章余識之最早以其家世宦達意當爲翰林名貴人已而軍事興見之長沙則爲五品軍官怪之時已從曾公江西數載矣曾公倚之左右手余意其當卽騰起爲大官久之未有聞猶從人領軍者爲書佐余又怪其絕意場屋中也則丁卯猶歸湖南預鄉試中未嘗輟又二年己巳則聞伯宜殉難於貴州之黃平嗚呼哀已伯宜名萱以諸生保舉官至候補道贈太常寺卿子祠子廕又榮已其辭曰

雲黯兮黔之陽。天慘慘兮無光。夫君兮來翔。迴瞻乎故鄉。
波小聲兮滿湘。曰有人兮緋衣烏鞞。而草笠手執其旗。裁
幾時兮不歸。江邊兮石頹。火光兮迸飛。飛於念佛之林。自
明朝以及今。閱二百歲而精魂相依。嗚呼哀哉。

祭王雲湖文

嗚呼君之文章壯麗。聲光胡爲乎不貢。君玉堂而淹沒於
此鄉。耶君之材器大小咸治。胡爲乎不假。君官位而終身
以沈棄。耶當其悲呼。命酒高談。脫冠痛氛埃之未掃。撫雄
劍而屢彈世。莫知子瞻顧盤桓。郭焚家毀。奔走摧殘。髮日
益白。心能不酸。乃嘔血而爲病。鬱憂傷之在肝。慘促離以
一死。結遺恨之萬端。余同州里識君。稍晚笑言始交。婚媾
遂縮十餘年。閒往來繾綣。世難未夷。君胡長偃。君兒秀穎
東床。義坦我卜其昌。君後終顯。惟君長才不獲施展。灑涕

荒郊盡哀一輓嗚呼尚饗

祭毛西垣文

嗚呼世皆並生物喜其同以同相結俗交所隆我之與子
豈惟年月其同自天胡可中輟我年十二始學爲文人稱
子才我驚畏聞逾冠又二意氣稍強子館余族喜躍校量
有齋西山讀書藝花隔山走詩汗僕口呀拔筍拾菌乞酒
於家子醉大叫我和以譁當時意氣莽無際涯不顧萬古
百年何嗟轉馳名場勉強踟蹰謂當高步天衢並足我舉
於鄉子艱未起及子貢都我復閩里五年來歸示我以詩
幽燕慷慨壯助厥詞遼碣負海在京東垂獨客劍歌清厲
以悲乃旋舊館我兒就學朝暮得從故態猶作旣更兩載
子又入都遂走秦蜀黔山之區苗蠻男女雖肝百怪跳月
和歌吹簫大會漏天淫雨子愁無奈謠爲竹枝異俗如繪

校官瀏陽三歲我羈投劾自免及子之歸髮白齒衰進取
何求春官借上且樂其儻旅食相依卽墨來請送子國門
望沒車影寇禍彌天煙塵四揚報國不獲言還舊鄉孰
夷世難思詠時康胡子遽疾忽焉以亡昔子善病往往重
困亦皆獲瘳恃元之健昨者病亟吾猶謂然人中耳長相
宜壽年及知不濟就與子訣語子勿悲子實明哲執手謂
我短長曷論恨不須畱且有著存平生詩篇稿失不完後
死實我責我弟昆我雖不才嗜音殊調子過知之贊其中
妙四海大矣惟子我阿子今已死當如我何嗚呼哀哉尙
饗

祭六弟退菴文

嗚呼退菴而遂死耶吾親從兄弟六人得年稍多者惟吾
與子而子之體氣最爲精彊一飯加余數倍治事一兩夕

不寐不作呵欠吾所見人彊力過人者莫如子以爲當可至八九十故老從戎役遠涉西睡而吾不爲子難余比年多病屢劇欲死而尙幸有瘳常之君山久住計以待子歸日更得相從數年以瞑吾目而子乃遂死耶五月中接泰安與余書書以四月廿六夜四鼓作中言二月大病後已全愈而念余疾之未盡除語軍中事至詳盡楷字幾千餘無一誤筆且云今秋得決歸余大喜計日以須孰知作此書時距死裁十六日而書至之日子已前死耶據營中隨人言彼時病實未愈也而猶治軍簿至四鼓始得暇作家書書又能如此是子之自信其彊以爲必不至於死也嗚呼食減矣體瘠矣腹瀉不止又不得臥休以養病子豈全不自知者耶毋乃安心歿於王事姑以好言慰我耶據侍病者云歿前數日猶手治軍書亦微言將死終無他語及

將革或以家事及敦善事問皆不答則子之自知其死姑以慰我宜也嗚呼子之治君山以待老非虛言也憤於平生之負不能終已無出計今茲與左季高三年之約已滿而西事已有條緒故不能無歸來之望其遂死不及待則命耳子豈真以好言慰我者耶嗚呼子之生平身未食國家之祿未蒙朝廷之知而出力既多忍苦尤極終以身死事而無所恨此其於爲人可不謂古人之所難而今人之所未嘗有者耶嗚呼余今年已六十有六念吾祖吾父壽皆止七十余卽不便死豈能過之君山無吾弟在殆不忍復居詩文已畢刻諸所著書皆將以次刊行余亦可以相從於地下矣嗚呼尙饗

祭姊氏文

我姊氏壽及八十而歿前年已得有元孫世所稱五世同

堂者而敏樹之年亦六十有四矣則奚以悲爲惟念人之
生世年命短長不齊其不幸而短人莫不悲傷之幸而長
者則其兄弟夫婦與其子姓之屬必多有短者出其間是
長者所羸之歲月皆爲其短者哀傷之歲月也然則短者
不幸而長者可爲幸耶我姊氏之歸於劉也與姊丈偕居
十六七年耳而寡居之日實過倍之後又喪吾長甥匯川
又亡長婦計其前後持幼男女撫孤孫而泣者幾何日矣
其勞悴萬狀又難言也而敏樹平生兄弟未中歲而伯兄
遂卒季弟蚤世惟有姊存時當迎歸獨默自思念吾幼小
時經姊氏提抱所不能記憶之矣顧父母兄弟並在室堂
姊方攜甥來見之歡喜踴躍殆不可任而以凋殘所餘兩
人前境若夢姊年日益高敏樹遂已積爲白髮老人而此
一二年敏樹亡失子女慘戚重連不敢更自期多算乃至

以及身未死得送吾老姊之終爲了願事嗚呼豈不痛哉
平湘甥雖別後願幸常侍側與其婦張俱有孝道張之亡
隨姊後才十許日閔凶疊觀然老姊不至生爲之痛豈亦
命之幸耶嗚呼尙饗

祭彭女四姑文

嗚呼汝今死耶聽兒又死耶何其慘也何彭氏逢禍之亟
而汝命之當其尤也嗚呼痛哉然汝生二十七年自今未
死之前一日汝命殊亦不惡生非富貴而我家尙不貧乏
所求需物粗亦得之未嘗以爲戚自歸彭氏夫壻相得家
人上下咸宜之來甯時未嘗有絮訴憂抑之語歸彭氏盈
八年有一男子二女子子來時抱攜屬路故宗黨姊妹閒
皆稱汝命好吾亦謂如是足也嗚呼孰知汝之遂以死也
汝初死信聞汝母痛哭幾絕吾譬之曰渠年近三十在世

閒好日子已過矣若命長者此後多是愁累之日也况病急而速化亦未知自憂其死而死也聽兒六歲能讀書又幸有是也嗚呼孰知聽兒之又隨以亡也我往汝家哭汝見小女病甚余知不救曰是雖隨去亦少遺累耳至於聽兒向我嘻嘻說讀書誦風詩不休余痛其不知母死之哀而念汝之慈而能教之者之無繼也孰知我歸數日而聞聽兒病又數日而死也嗚呼痛哉何彭氏逢禍之亟而汝命之當其尤也然使汝與聽兒前後易日而死則汝之死肝腸當以寸絕豈如未知自憂其死而死也惟人死而鬼魂不亡能有知則汝見聽兒之隨汝必大爲己痛爲汝夫痛爲彭氏痛汝之窮苦幽結不在生前在死後也雖然人生皆幻化耳佛家之言聖人所不肯道而理固有之如我思二十七年以前何曾有汝汝六年前何曾有聽兒耶

幻而有汝又幻而有聽兒止見其有莫知本無推其前我
生固幻究其極天地皆幻金剛經言如來說諸微塵非微
塵是名微塵如來說諸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此言大幻
之理也如四句偈所云如夢幻泡影露電者世人亦盡知
之我今雖未離幻中獨以此自解其悲亦將以解汝魂之
悲者願爲汝手寫金剛經一部以寤於汝之墓前汝其可
無悲吾亦不能復爲汝悲矣酒饌之奠汝宜歆之

葆樸堂銘

葆樸堂者郡學師長沙銘吾張君名其家之堂云爾而屬
余爲之文辭余惟人之名其居室輒自言其所以爲名之
意他人爲之言者亦然凡以自警其身與示其子孫而已
今張君葆樸之云其意可知也乃爲之銘以獻其辭曰
柄不刻耶楹不丹耶以是爲葆樸之堂其義殫耶凡人之

生厥有其質如木之樸外素中實亦有文章有儀孔嘉終
焉葆真不二以差宦場競囂謂樸非宜琢雕其天以倖於
時藉曰不富金錢睨之吁嗟張君守此勿移學官淡泊卽
貴猶斯貽之子孫世載清規

唐子方夢硯齋銘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
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
未嘗一爲俗吏所爲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
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其在京師徧屬京師
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客
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爲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
今方在憂他日當許爲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
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

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惠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矍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登吾舟指而言曰有物屬畱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然而聲情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尙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閒陳公驟起鄉閩捐家室誓徒旅蹈鋒飲血其軍最爲雄健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

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且盡致關中古石刻文字。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

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公。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銘此齋。意孔長。

編山異石硯銘

謝謩伯太史游湖中登編山。覩大黑鳥撲入巖坳。命從人跡之得異石於老藤下。石高六寸廣三寸。又半下旁稍闊。

幾四寸厚裁二分末銳殺類刀斧鈍缺狀近上偏左有圓孔面背作兩層一旁各少許錯出色面綠黑點微凸背黃綠而平甚異之使人持示余且云近見王比部子壽詩有雷斧行所稱物形模尺式與此大類然似荒唐難據信余慙博物無以對磨伯獨以爲石式天成可硯若爲銅匣盛之注水其底稍出圓孔爲池尤妙也大黑烏豈翰林子墨之符耶磨伯請余文記石因爲硯銘遺之

雷斧耶吾不識敢告太史是天錫飛翰宜用卽墨發爲文章光於朝家我湖山其與有色其爲誅姦擊邪乎霹靂天聲亦何限於言事之職

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以錢二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

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工蓋謬爲文待詔家物以炫售者然硯故良石也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鐫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有聲怪而啟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既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日頗有名恐遂抱硯爲庸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觥行可贈若班牛吾不以毫之穎而黷彼之程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